

小戏《扒垃圾》



方言，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血液。宁波的方言甬剧，是这个城市文化的“声色”载体。从田头山歌、唱新闻、串客、宁波滩簧、改良甬剧直到新甬剧，这一路走来，它承载着这一方水土的生活情态和人们的喜怒哀乐，体现着民间的智慧和共同的价值认知。在许多戏曲语言、唱腔、表现形式趋向同质化的今天，在地方剧种日渐式微的当下，我们怎样来保护和传承甬剧？从2012年6月开始，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在市文广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，启动了“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”。

“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”历时三年，由甬剧传习工作者、地方剧研究学者组成的工作组，往返于沪、杭、甬三地，他们联合采访四代甬剧人60多位。昔日的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、作曲家、乐队人员，回顾艺术生涯，讲述甬剧变迁，交流

创作经验；他们整理了72个滩簧小戏剧目，2013年，市文化艺术研究院还组织复排了《双投河》、《扒垃圾》、《拔兰花》、《康王庙》等四个有代表性的小戏，对甬剧进行活态保护，让人们领略原汁原味的宁波滩簧。

天道酬勤。三年的奔波跋涉，工作组不仅收集了大量唱片、剧本、剧照等实物资料，而且编撰成《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》一书，即将付梓出版。昔日采访过的老艺人，有个别已经离世。他们的艺术经验和毕生心血，凝聚在这份沉甸甸的成果之中。

### 挖掘珍贵史料 开展活态保护

2007年，甬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甬剧，发端于宁波，繁荣于上海，后又原籍传承发展。曾经是剧团并存，群芳竞艳；也曾经在宁波、上海花开两朵，各吐芬芳；“文革”后只剩下宁波一个专业剧团，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团”。多年来，甬剧人风雨前行，苦苦守护着地方文脉中这一缕香火，于传承中求发展，但仍然遭遇着数不清的困难和困惑。

甬剧曾有辉煌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，知史鉴今，回顾展望，对继承发展意义重大。但我市一直没有专职的甬剧研究机构和人员，眼见一些老艺人已届耄耋之年，他们是甬剧的活历史，如不抓紧将他们的宝贵经验和记忆留存下来，那一肚子的剧人剧事将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永久消失；许多剧目如不加整理，也将湮没在历史的潮流里，这对甬剧传承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遗憾！

“我们文化艺术研究院还有一块牌子就是‘宁波市甬剧传习中心’。建院之初大家就提出要抓紧对甬剧老艺人进行口述采访，院里随即把它立项为‘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’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，一个是‘抢救’，寓意刻不容缓，要根据老艺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进行排序，争分夺秒进行



唱片资料

采访；一个是‘工程’，意味着要有目的、系统性地做这件事，包括开展一系列田野调查、采访，有预案、有中期总结，还要出成果。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。”市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郭国强说。院里最初的想法是让甬剧名家沃幸康领头，青年学者友燕玲参与协助，后来，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庄丹华主动加入，三个人正式组成工作小组，开始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作。“庄老师是甬剧的一个志愿者，她一直热衷于地域文化的研究，她的加入，使我们的‘工程’上升到一个学术的高度。”郭国强说。

甬剧名家沃幸康，自调入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后，从舞台一线转到研究一线。项目一开始，他就联系当年上海董风甬剧团的老艺人柳中心。老人身患癌症，但他非常热心，马上将上海老一派的甬剧艺人排了个遍。为了提高采访效率，沃幸康专程赴上海与柳中心对接，对老艺人的采访进行统筹安排。

回忆起在上海的采访，一幕幕犹在眼前。酷暑，街上热浪滚滚，连续几天，工作组一家家去采访艺人，有的采访长达6小时。三人至今还记得，2012年7月23日上午，他们去上海安达敬老院采访老艺人杨云棠。老先生已90多岁，对自己的生平经历早已模糊，但是，却张口唱出了滩簧小戏《游码头》。100多句，一气呵成，那可是他当年初涉上海滩时的打炮戏。甬剧知名艺人张秀英已经离世，工作组采访了她的女儿。女儿将母亲生前留下的所有关于甬剧的资料拿了出来，捐赠给工作组。她说：“如果你们不来，我打算把这些资料在母亲墓前烧掉，以告慰母亲。现在好了，这些资料回到故乡，也是对母亲一个最好的交代。”这些资料中不仅有张秀英的剧照、手记，还有一本保存完好的《传统剧目汇编》，收录了14部甬剧的剧本，当中竟有《百草山》、《车水人》等失传已久的剧目。这些资料，连从艺40多年的沃幸康也从未见过。

对这些宝贵的史料，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及时进行了整理。当年小戏在上海演出，正是“宁波滩簧”时期。“宁波滩簧”是甬剧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，它有承前启后的作用，甬剧也就是在那时形成“半现实半程式”的表演风格，戏曲综合艺术渐趋完善。2013年，全院整合力量，辅导业余演员来复排失传已久的小戏，目的是通过追忆让人们看到甬剧当年的模样。2013年10月15日，一台“阿拉非遗展”在逸夫剧院上演。舞台上，道具非常简单，只有四盏汽灯，一张桌子，一两把单背椅。而且，桌椅根据不同的戏调整、摆放，都由演员亲自动手。四出小戏，分别是《双投河》、《扒垃圾》、《拔兰花》、《康王庙》，有以生旦为主的清客戏，有滑稽幽默的草花戏（小丑戏），还有移植而来的梨园戏。乡村俚语、粗口道白，让人忍俊不禁。“会讲会话要招怪，会赚铜钿要背债，蜈蚣脚多还是蛇游快，该冲账，壳里疙瘩阿难派。”《拔兰花》中阿弟周宝泰一出场，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世态怪相。旧日的的生活形态和地域风情、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在小戏中可以“尝鼎一脔”。单调的舞台，简陋的道具照样吸引观众。甬剧《拔兰花》中的经典唱段历来长唱不衰，这一次，完整的《拔兰花》惊喜再现，如行云流水，一意贯串。400多句唱词，考验着演员的唱功。周宝泰和“大阿姐”王凤霞，围绕一朵草兰花展开剧情，细腻微妙的心理，质朴纯情的爱恋，通过大段大段朴素的唱词表现出来，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。而这些老的唱段，是沃幸康到老艺人那里一次次整理、录制而成。一些老艺人，金小玉、汪莉萍、全碧水、俞志华等还手把手地辅导演员。

观看滩簧小戏，是一次集体记忆，也是一次集体反思。甬剧是怎么来的？它当初是什么样子？今天，将怎样坚守它优秀的品质？怎样在唱腔上做实，彰显特色？这是滩簧小戏带给人们的启示。

### 全面了解剧史 厘清发展脉络

每一种地方戏曲的发展，和当地的地域文化息息相关。甬剧起源于“田头山歌”，后逐渐发展成“唱新闻”等以说唱为主的艺术形式。18世纪末从曲艺形态过渡到戏曲艺术，在宁波及附近地区演唱，当时称“串客”。草根、接地气、富含民间智慧和情趣，是甬剧的特征。但是，甬剧又如宁波这个最早开埠的城市一样，它是开放的，包容的，勇于拓展创新。它跟随商帮的脚步移上海，时称“宁波滩簧”。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，甬剧自然也发生着蜕变。1939年上演《天打张继宝》，正式树

起“改良甬剧”的旗帜，“改良甬剧”以清装和西装旗袍戏见长，从1938年至1949年的10余年间，沪上总共上演了四五百出清装和西装旗袍戏，这是甬剧史上第一批丰赡的艺术遗产。1949年，这一剧种开始定名为“甬剧”。

解放后，上海董风甬剧团通过改编传统剧目以继承和发扬甬剧的优秀传统，发挥甬剧表演和音乐上的特色，取得极大成就。1962年3月，董风甬剧团应邀首次晋京演出《半把剪刀》、《天要落雨娘要嫁》、《双玉蝉》三大悲剧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引起

首都文艺界的注目。徐凤仙饰演《半把剪刀》中的金娥，最后一场“法场辩仇”畅快淋漓，震惊全场；范素琴亦因《双玉蝉》中的演唱而被誉为“凤凰音”。演出期间，戏剧评论家相继发表赞评，“三大悲剧”从此家喻户晓。20世纪50年代，宁波甬剧团以创作排演现代戏而闻名，《亮眼哥》、《两兄弟》等剧目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，蕴涵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。那段时期，上海、宁波两地甬剧团交流密切，携手共进，甬剧事业达到巅峰。“文革”中，甬剧和其他许多文学艺术一样受到沉重打

## 知史明志

### 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纪实

赵淑萍 友燕玲

## 传承发展

击，加上此后社会的巨大变化，从此盛况不再。

从1972年起，专业甬剧团在上海绝迹，甬剧传承发展的重担从此落在宁波甬剧团身上。从1978年到1990年，宁波甬剧团虽然复排及新创了不少剧目，《爱情十字架》、《秀才的婚事》等剧目也得到专家和观众的肯定，甬剧出现过复兴的局面，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和多种文娱形式的竞争，戏剧不再有此繁盛的场面。进入新世纪后，宁波甬剧团在地方政府支持下，先后推出三部精品大戏《典妻》、《风雨祠堂》和《宁波大哥》，聘请全国顶尖的导演、编剧、舞美设计师等参与制作，使甬剧艺术水准获得整体性提升。近年来，又推出新戏《安娜》和《筑梦》等。

至于甬剧研究，先前，有一些甬剧界人士和专业学者出版过一些著作，如徐凤仙、王宝生、潘安芳、徐国华口述整理的《甬剧探源》，蒋中崎的《甬剧发展史述》，史鹤幸的《甬剧史话》以及董阳焕的《甬剧音乐》。但是，地方戏曲本身研究少，信息缺乏，这些著作，或者着眼于甬剧的某个时段，或专重于某一个方面，尚未形成系统，所以，甬剧的研究需要不断延续和补充。这次，对甬、沪两地60多位甬剧老艺人进行采访、录音，并且到上海、宁波两地的多家档案馆查阅资料，投入力度之大、涵括面之广，前所未有。特别是编撰《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》，将文化社会学研究引入到戏曲研究之中，拓展了戏曲理论研究的范畴。演员、编剧、导演、作曲和乐队人员，进行了一次集体回忆，里面有许多感人的故事，有许多鲜活的细节。

经历了世纪风云和人间沧桑，许多老艺人心平气和地评价当初的

人和事，客观、全面地再现那段历史。他们的讲述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，于是，甬剧发展的脉络清晰地呈现眼前。工作组通过深入采访，发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。在进一步地了解上海甬剧领军人物贺惠民、徐凤仙等几位前辈的艺术经历同时，也发现了当年另一领军人物王宝生在甬剧多个领域都有建树，能唱、能演、能编，自己组建剧团又能培养人才，这在一般的甬剧史中很少提及。上海甬剧发展过程中，有一现象令人深思。解放初，上海一共有8个甬剧团，后来浓缩成了一个董风甬剧团。这种结构体制调整，对甬剧的发展有利有弊。一方面，剧团的整合，使甬剧人才得以集中；另一方面，由于演员的大量集中，也使很多主角成了配角，导致很多演员的艺术生涯因此被耽搁，甬剧的发展受阻，像当年很有影响力的小生葛伟龄并团后就基本演不到戏了。而在对宁波老艺人的采访中，也知道了不少“内幕”，如甬剧团的老团长王信厚就说到，宁波甬剧团最困难的时候，曾一度靠演儿童剧来支撑，很多主角，都演过儿童剧。

“这些老艺人，有的甚至从艺生涯不长，后来转做其他了，事隔多年，为什么回忆起甬剧的人和事，居然如此清晰？”庄丹华分析说，这也许有多方面的因素吧；当年他们是整个身心地投入甬剧事业，而且，舞台上他们人生中最青春、光彩的记忆，他们是真心地热爱甬剧艺术。就像周鑫昌老人，他住在狭小的老房子里，楼道逼仄，光线阴暗，没有空调，但是那些文字资料、唱片却保存得如此完好。就像柳中心，他不顾高温，带病一路陪同采访。这些老艺人有些已年迈体弱，平时深居简出，但对当今甬剧界的动态却了然于心，只要甬剧新戏上演，他们会亲自买票上剧场观看。



工作组采访天方（左三）

### 尊重甬剧传统 致力传承发展

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到哪里去？”这种哲学的千年一问，被郭国强转移到了甬剧上。

当今的戏剧，跟二三十年前相比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先进舞台科技的引入，各剧种创作人才的跨界交流，使当今的地方戏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符合历史的潮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而且每个剧种在传承发展过程中，都必须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。但是，随之而来，观众困惑的是：怎么好多戏剧似曾相识？因为过多地借鉴、吸收其他艺术的成分，自身的特色和韵味反而被削弱。于是，各剧种在舞台、音乐、表现形式上越来越趋向同质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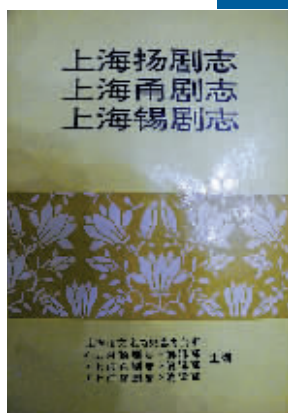
“甬剧应该保持自己的基因、根脉，不能失去自我，要有艺术个性，这样才有生命力。”郭国强说。甬剧的艺术风格、创作题材，应该有区别于其他剧种的地方。为什么“三大悲剧”能够长演不衰？为什么《借女冲喜》、《借妻》等剧目下乡献演，观众人头攒动，掌声如雷？为什么《亮眼哥》、《两兄弟》、《秀才的婚事》、《爱情十字架》、《宁波大哥》等总能引来一阵高潮？为什么《典妻》能够完成小剧种的转型？这里肯定有艺术规律可循。那就是甬剧一直在和时代结合，改良创新。相比其他传统戏曲，甬剧少程式，少束缚，没有行当划分，但是，也绝不是“话剧+

唱”那样简单。在广纳博采中仍要守住自己的根，而不是简单地迎合潮流。

2014年4月，甬剧著名编剧天方因病在上海突然离世。之前工作组曾去采访他，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，客观地分析了甬剧的价值和甬剧的创作经验，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。其中讲到创作要符合观众心理，“老宁波人喜欢老甬剧，听见宁波话觉得开心，这是其优势，但劣势也在此：旋律性不强，不优美，难学难唱，难流传。甬剧真正要发展，还是要到群众中去，甬剧观众如果都是老年人，那是很可悲的。”

不只是天方，几乎所有的老艺人都诚恳而坦率地提了建议，工作组在采访后感触良深。这些老艺人完整地了解了甬剧在不同时期的生存、发展情况，尤其针对上海甬剧曾经的辉煌，引发了深深的思索：现下的甬剧创作，是否应更多地发挥它的民间性、通俗性？剧团内部是否应适当形成竞争机制，以激励甬剧人才的成长，给甬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？

这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、文化娱乐丰富多彩的时代。传统的地方戏曲要占一席之地，只有反顾自身，知史明志，探索艺术规律，才能传承发展。而“甬剧老艺人抢救性保护工程”奉献的不仅是丰富的实物史料和鲜活生动的口述史，更重要的是，老艺人的言行亦给今天的甬剧人留下了启迪和鼓舞。



早期的文字资料